

艺文类聚

芝

文

米

果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儀飾部

節

黃鉞

鼓吹

相風

漏刻

節

禮記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留二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大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節毛盡落積五六年又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遂發兵浮海救東甌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又曰諸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

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語章曰下欲收之  
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官門自歸於上豐亦上  
奏於是收豐節司祿去節自豐始又曰漢使王焉等  
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  
穹盧王焉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盧單于  
受之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  
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悉恨放兵圍臣今復銜  
命必陵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氶裹拜如今匈  
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旣

行後果爲匈奴所殺

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表梁元帝遷荊州輸江州節表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肅勤王無絕終古有高前載臣自擁旄鶴塞執茲龍節幸逢銀山自溢玉燭調年雖免茂弘之譏竟微辛毗之勇

黃鉞

尚書曰武王左杖黃鉞右執白旄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陽

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而麾  
之曰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濟

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矣

得濟

晉中興書曰會稽王導子進位丞相牧揚州假

黃鉞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  
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旣與亮對渭而  
陣亮設誘詭譎萬方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  
遣間諺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黃鉞當軍門立  
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

銘蔡邕黃鉞銘曰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振耀如

火之烈公之往止羣狄斯柔齊聲因設介士斯休

鼓吹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又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牛羊二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獮旌旗鼓吹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又曰建初八年稱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爲國盤娛樂侮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  
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吳質別傳曰質爲比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比  
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口吳王乃自乘船從濡須口入  
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  
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  
犬耳

江表傳曰周泰爲濡須督統諸將以泰本出賤  
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巷中張綬大請官

僚使泰脫衣幘見其瘡痍迺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  
泰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戰不惜命身  
如刻漆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泰以兵馬  
導從出作鼓吹又曰孫策賜周瑜鼓吹贈賜莫與爲  
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  
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  
未足以報也

荊州先賢傳曰羅獻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  
大車增鼓吹棨戟  
俗說曰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

鶻響長阜嘆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已被間構內懷憂憇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賦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稟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正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飄颻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快惶依違含歡囁弄乍數乍稀音躡躅於脣吻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咏悲翁之流恩怨高臺之難臨顧穿谷以含哀仰睇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

士噲蹙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垌奏君馬詠南城  
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表魏陳王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寔在聖德

梁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寬博爲善不飾被於聲明緣寵成功未增榮於銚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於黑水彼已之譏何懼尸素之誠知慙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靈蕤藹其飾世教以之

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鞭草寫其詠  
戡難夷邦之業管竹凝其聲朱露玄雲旣錫上德巫  
山芳樹以被竒勲

陳江惄謝勅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逖聽前事王文  
憲匡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肩  
以臣況此寔非倫輩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  
迢遞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相風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

賦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

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  
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  
形蜿盤獸以爲趾建脩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橈度  
經高而不傾棲神鳥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

晉張華相風賦曰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  
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廟於  
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辯風候方  
必立唯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耿修榦之迢迢凌高  
墉而莖植玄鳥偏其增翥睇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  
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茲禽

既在高而想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  
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  
特存差偶景而爲鄰

晉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恍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  
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  
以相風栖靈鳥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  
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遯離間  
闔揚而曲指明庶起而東移

晉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爲形也終日九征桀  
然特立不邪不傾擬雲閣以秀出晞峻嶺於層城直

南端以基趾雙崇魏之嶢崕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而獨榮朴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耿翩翩以高翔象離鵠於雲際擢孤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驅豹節在後歲蕤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

晉孫楚相風賦曰伊聖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已以勞謙迄日昊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顛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刻漏

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周官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東觀漢記曰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歲傳言得羽矣

賦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爲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旣窮神以盡化又設